

中國文化的薪傳 追懷高師仲華先生

王熙元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

一個國家得以長久維繫，一個民族得以繁榮滋長，從短期來看，所依恃的固然是政治、經濟等有形的力量；但若從長遠的眼光來看，則教育、文化等無形的精神力量，才是主要的因素。因此，一個以培植人才為職志的教育工作者，一個以薪火相傳為責任的文化工作者，對國家民族的貢獻，從宏觀的角度來衡量，有時絕不亞於主持政治、經濟發展的領袖人物。因為他以愛心與耐心所辛勤播下的文化種子，會散播到各地繼續生根發芽，而其精神將世世代代綿延不竭。

在臺灣近三四十年的國學界、或者說中文教育與學術界的繼起人才，分佈於臺、港各大學任教者，多直接或間接受教於林景伊先生或高仲華先生。如今回顧起來，今日人才蔚起的盛況，不得不感念當初兩位先生的開創與栽培。近年來我正忙於林老師八十冥誕紀念論文集的校印工作，而到老仍精神奕奕的高老師仲華先生，卻不幸於今年暑假兩度中風住院後不起，真令人十分感傷。

我與高老師結緣很早。距今約四十年前，當我還在師範附中（今師大附中）讀高一時，有一次參加救國團在北投復興崗舉辦的寒假青年先鋒營。當時高老師擔任專題演講，講後我將聽講筆錄寄送給他，請他披閱指點；後來又於暑期參加在日月潭舉辦的首次文史年會，再度有機會聆聽高老師對中國文化的精闢見解。

三四十年前正當臺灣光復後不久，許多大學者隨同政府遷居臺灣。臺灣省立師範學院（後來先改為大學，再改成國立）在劉白如校長的領導下，多方禮聘，堪稱大師雲集，尤其是文學院的國文學系。校內學術風氣極為濃厚，而學生的讀書風氣也在純樸中積極向上；師生對本國歷史文化的熱愛，形成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，像潘重規、陳致平等諸位前輩的四書與歷史故事講座，均極為振奮人心，令人異常嚮往！

附中畢業考大學那年，我毫不猶豫地以師大國文學系為第一志願。四年內任教的老師都是國學界先進，使我大有如入寶山之感。大三時高老師教我們《文心雕龍》，那時他正當四十開外的盛年，已有很高的學術聲望，講起課來果然精彩充實，名不虛傳。內容上既旁徵博引，聲調尤其鏗鏘有力，而且氣度恢宏，一派儒雅的學者風範。

師大結業後，在新竹中學實習一年，考進國文研究所碩士班，繼而攻讀博士。先

後受教於高老師的課程，有「《周易》研究」、「中國文學理論研究」、「中國文化綜合研究」等。當年認真抄錄的筆記，至今仍保存完好，因為內容既淵博又精審，而且結構謹嚴，層次分明，很能幫助我們了解一門學問的全貌與精蘊。

我的博士論文《穀梁范注發微》，是老師指定的題目，也是老師指導完成的。當時我連續寫了好幾年，用六百字稿紙寫成的手稿，多達七大本之多，總計約五十餘萬字，後來油印裝訂也有三厚冊。整批呈交老師過目，光看一遍就很費時間，好在功夫都在分析歸納，然後引證疏釋，將范甯《穀梁集解》的體例作了徹底的解剖，以闡發其精微之處，故不必老師多費心神修改。

博士論文在校內及教育部口試時，臺靜農、戴君仁、屈萬里、鄭騫、陳槃諸位前輩，以及熊公哲、程發軔、林老師、高老師等諸位業師與試，他們都對我的論文表示肯定，並給我一些寶貴的意見。老一輩學者們溫柔敦厚的教育風範，使我得到很大的啓發和鼓勵，從中也看到中國文化的潛在精神。

後來高老師去新加坡講學，而我的博士論文被嘉新水泥公司選定為獎勵出版的學術著作，於是我馳函星洲，恭請老師為我寫序。不久便接到老師親撰的序文，文中對我專攻《春秋》之學，而特選《穀梁傳》作為研究對象的學術背景，及論文各章的內容、體例等，都作了詳盡的剖陳，並且推許勉勵有加，使我深感老師的教誨之恩，有難以言宣的感激之意。

每年農曆正月初一下午，我總會驅車去木柵化南新村的老師府上拜年，常常在座上遇見老師過去或現在的學生，大家在新年的氣氛中相談甚歡，不管談的是甚麼話題，老師總是笑聲不斷。對於教育學術界許多現象，總是一笑置之，不作批評。對當年學生出任各大學院系行政職務，老師一向欣然悅樂，從不干預他們的作為。

我喜歡跟高老師聊天，因為師生之間沒有虛文客套，沒有心理距離，可以暢所欲言；而老師談鋒一向很健，可以一直長談不倦。老師的笑容與笑聲，總讓學生感到親切。在他八十歲以前的某個新年，我向老師建議整理過去寫過的舊稿出版。後來老師八秩華誕時，由黎明文化公司發行的《高明文輯》三大本，就是出於我的建議，後來老師還常提到這件事。

高老師和林老師，加上潘石禪老師，他們都是蘄春黃季剛先生的入室弟子。季剛



先生的文字、聲韻、訓詁之學，幾位老師盡得其傳，如今港、臺兩地大學中文系這方面的專家，大多是黃先生的再傳弟子。季剛先生受學於太炎章炳麟先生，一直往上追溯，據說至少可溯及明末清初的崑山顧亭林先生。清初以來，所謂「乾嘉學風」，堪稱一脈相傳，綿延不衰。

老師雖已八十多歲高齡，仍不肯投閒在家休息，是基於對中國文化薪傳的高度責任感。在師大國文研究所所授的「治學方法」，一直是指引初入學術門徑的學子最好的治學南鍼；而「中國文獻學」也是紮實的學術基礎。兩門課大家都深受其惠，尤其老師至老不衰的傳道精神，令人感動與敬佩！

老師與學生在一起，永遠是快樂的。有一次老師生日，碩士班同學買蛋糕在堂上為老師祝壽，大家齊唱生日快樂歌，老師笑得合不攏嘴。早些年暑期進修班學員辦畢業旅行，老師欣然與他們同往宜蘭旅遊兩天，一路說說笑笑，師生感情十分融洽。

老師過去在大陸辦教育，從事文藝寫作，曾經多次處理學潮問題，維護文化正統，勇於奮鬥，不遺餘力。近年在海外出席「章黃學術會議」、「中國古文字學會議」、「國際朱子學會議」等，在香港與美國見到了大陸過去的一些老朋友，數十年闊別，異地重逢，不免感慨係之！

每當我在師大教室走廊看到鬢髮皤然、高大微駝的老師背影，不由意識到歲月的無情。在他緩緩的步履間，彷彿已踏出人世的幾許蒼涼。他昔年的青春，甚至畢生的時光，都已奉獻給中國文化。如今在耄耋之年淒然離開人世，留下文化的火種，讓我們後生繼續傳下去。還有他厚厚的學術著作與心血凝成的文章，將是後人尋根溯源的屬於一代學者的文化心跡。

悼念之餘，謹作輓聯一副，以表內心無盡的感懷：

早歲坐風沾雨，惠我實多，至欽博學成高識。
上庠振鐸傳經，誨人不倦，長教後生仰大師。